

从 孔

郭沫若著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公

郭沫若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戲劇·電影

筑

著 者 郭 沫 若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合作印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裕興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12)全[乙-2-4] 本書90600字

根據羣益出版社一九四六年五月紙型重印

本書曾印四次

一九五四年一月上海第一次重印

本次印數 6500 冊

累計印數 13500 冊

定價 6,0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登號

目次

第一幕 三

第二幕 三一

第三幕 六二

第四幕 八九

第五幕 一二八

附錄

關於『筑』 一三七

『筑』的人物研究 一四八

校後記 一五四

人物表

秦始皇——年四十一。

胡亥——始皇之第十八子，年十一。

趙高——始皇之中車府令，與始皇同年。

李斯——廷尉，年近五十。

蒙毅——上卿，年五十餘。

夏無且——侍醫，年近四十。

徐福——齊之方士，年六十。

高漸離——荆軻之友，年四十許。

宋意——高之友，與高上下年紀。

懷清夫人——巴蜀寡婦，年三十許。

懷貞夫人——清之孿生妹，高漸離之女主人。

(此二人應由一人扮演。)

阿季——懷貞之子，年十一。

黃媼——懷貞之老傭婦，年六十餘。

(其他酒客二人，士長一人，衛士，宦者，童男女等各若干人。)

時間——秦始皇二十八年。(第一次東巡郡縣。)

地點——第一幕在宋子，餘在琅邪。

第一幕

景：

宋子城北門外，城下爲白渠水，一名宋子河。城垣一帶斜走，左前隅城門一道，側向右，門上橫額篆「宋子北門」四字。門前不遠有拱橋一道，上有欄杆。橋頭靠後側有大槐樹一株，時有落葉飄飛。樹下酒家一座，左後兩面臨河，座場軒豁。右手前方有矮櫃圍成一賬場，櫃上有杯箸等物之陳列，當爐者即坐於此。後方通內室及廚房，不可見。在擊筑聲中開幕。聲自舞台右翼漏出。酒家前一老婦人掃地，此即老女傭黃媼，年已六十餘，儼然以家長自居，視酒家主婦懷貞夫人如其女，視懷貞之子季哥如其孫，極愛嘮叨干涉，十分慇懃，不辭勞苦。

黃（自語）這老槐樹，秋天來了，真是糟糕，剛才掃了的地，一下就落滿了。

季（在城內，唱易水歌，與筑音合拍，只聞其聲）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阿季年十歲，自城門跳躍而出。

高漸離隨後，年四十許，左肘掛一大筵，滿盛蔬菜，右手提酒一卮。（此時變名為「燕大」，為酒家傭保。）

黃（聞季哥歌聲，抬頭注視城門道；見季哥跳躍而出，即干涉之）季哥兒，你當心點走啦，不要跌倒了。燕大，你這人太不留心，你為什麼不把季哥兒牽着？你不怕把他跌倒嗎？

季（已跑至橋上）誰要人牽我？我又不是猴子！

黃（投去手中掃帚，踉蹌前進，迎接季哥）你不要真的跌倒了，你慢些啊。

季（投入黃媼懷中，吊其頸，幾使後者跌倒）黃媽，媽呢？

黃（噫呀，你真像個猴子！媽在廚房裏，燒好餛飩在等你啦。）

季（放下黃媼，向酒店奔去）我真高興！我肚子正餓得沒法。（上座場，向右手跑下。）

黃（燕大，你這人真是有點胡塗，也不想季哥兒連早點都沒有用，一大清早就把他帶進城去，鬧了這一半

天才回來。你們在城裏沒有買東西吃嗎？

高（沒有，因為在外邊吃東西不放心。）

黃（你是吃了早點去的，倒沒有什麼，你不是把季哥兒餓壞了嗎？）

高（我看季哥兒玩得很高興，也就沒有注意到，真是對不住。）

黃（哼，我看你是故意搗蛋！你為什麼連走路都老是那樣慢吞吞的？像你那樣斯斯文文的，幫什麼人嘛！

高（此時已步上橋頭，將下）黃媽，請你原諒我，我因為還沒有做慣。等我做慣了，便會更快得一點的。

黃哼，你還沒有做慣？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高我以前嗎？（略停）我以前還不是一樣的幫人。

黃你幫了一輩子的人，蠢長了四十來往歲，都還沒有做慣嗎？你到我們這兒來，也快兩個月了，不是家大人懷貞收留你，老實說我是決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我看你這人，根本就不像一個幫人的人。你回家享福去好了。幫什麼人呢？要幫人，就得賣力一點！你把菜籃給我吧。（將菜籃奪過手去。）

高多謝你，黃媽，我以後更要腳快手快的做。（略停，留意擊筑的聲音，忽爾停止，自語般地）那奏樂的不是昨天來過的那位瞎子老人呢？

黃就是他啦，剛才又在這兒盤旋了好一會。他敲打的那東西到底是什麼啦？琴不像琴，瑟不像瑟的。

高那東西嗎？那叫做筑。因為是竹子做的，又因為用竹尺在打，所以叫做筑。那是南方來的東西啦。

黃唉，看來你很內行啦。

高從前也學過一下，近來老早丟了。

黃大約也很難學吧？你假如學好了，就給那老頭兒一樣，打着走江湖，賣賣唱，比你來幫人怕要安逸的多吧？

高 我也在這樣想，可惜我沒有學好。

黃 像你這樣不起勁的人，老實說，我看學什麼也學不好。那瞎子老頭兒別的我不喜歡，只喜歡他打得滿有勁。

高 其實他打得並不高明。

黃 你打得更要高明，是不是？哼，不要在背地後裏說大話！在背地後裏說大話的人是最沒出息的人，我最討厭！（將掃帚拾取，提着提籃往右翼走去。）

懷貞夫人年三十許，因孀居，裝束異常樸素，頭上尙蒙一白巾，與季哥由內廚中走出，在賬場中，坐定。季哥手握餠餅數枚，走至座場邊緣。

季 （向高）燕大，你上來，我拿餠餅給你吃，滿甜啦。

高 （步上座場，將盅置於櫃上）多謝你啦，季哥兒，我是吃過早點的，我不餓。

季 （執扭地）媽媽做的餠餅好吃啦，你吃一個。

貞 燕大，你接他一個吧。

高 （如囑）多謝你啦，季哥兒。

季 （甚得意）你不要多謝啦，我回頭還要請你把荊軻的故事再講一遍。那故事是滿好聽的。我將來長

大了的時候，就要學荊軻。

貞 阿季，這樣的話你不能隨口亂說！在外邊千萬不要說這樣的話啦，你聽見沒有？

高 真的，季哥兒，這樣的話是不好亂說的。你要曉得，荊軻的七族都被人殺乾淨了。他的朋友也沒有一個敢出來見世面的啦。

季 他的朋友怎麼那樣不濟事呢？怎麼沒有一個人出來替他報仇呢？

貞 （語氣嚴厲）阿季，你還要亂說嗎？

季 媽媽，我不說了。我總希望我要趕快的長大起來，我還得替我爸爸報仇呢。

貞 你乖覺的長大起來好了，要替爸爸報仇不要掛在口上，要存在你心裏。『猛犬不吠，吠犬不猛，』你知道麼？光是汪汪地亂叫的狗是一點也不中用的。

季 （忸怩，只是啃餓餓，但同時又表示着頗能領悟而有決心）好吧，我就不汪汪的叫。

貞 （微笑）那就很好啦，（回向高）燕大，城內今天有什麼新聞沒有？

高 沒有什麼，只是聽說秦始皇帝的一批人已經離開了這兒。是昨天中午走的，他們要到齊郡和琅邪郡去，登泰山，禪梁父啦。

貞 秦始皇帝不是說病了嗎？

高 是的，就是因爲病了，所以才趕着要到齊郡去的。聽說齊郡有一位方士名叫徐福，能够找尋一種仙草，吃了百病消除，長生不老。他就趕着要去叫他去找那種仙草的。

黃媼提籃盛洗衣，由右翼出場。

季 黃媼，你要下河去洗衣嗎？

黃 是的啦，季哥兒，你去不去？

季 （回顧其母）媽，我好去不

貞 你去好了，不過要當心些。

季 我高興得很。（欣然下廊，向黃媼跑去。）

黃 （將行至橋頭處，復折返，向懷貞。）懷貞，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指高）這位文縐縐的小二哥，他剛才說他會打筑——就是那位瞎子老頭兒打的琴不像琴，瑟不像瑟的那個東西啦。他說那就叫做筑。他說別人是亂打，要他才打得好。回頭那瞎子老頭兒還會來，你可以當面把燕大試一試啦。我不相信他這樣不起勁的人還會有什麼大本領。

貞 知道了，你們剛才講的話我是早聽見了的。請你當心阿季啦。

黃 我知道。好，季哥兒，我們下河去。（攜着季哥，由橋側下河。）

貞（一面收拾檯櫃上物什）一個人要想長生不老，不知道有什麼用。像我，假使沒有阿季的話，我這十年來的生活都是多餘了的。十年前，就是我們趙國滅亡的那一年，阿季的爸爸陣亡了。那時候阿季剛好滿月。就從那月以來，我們就隱姓埋名地過着這種亡國奴的恥辱生活了。

高（在收拾座場）做皇帝的人要圖命長，是有他的道理的。不過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時候，一個人獨於想要長命，那樣的命恐怕也就難得長了吧。

貞（沉默有間）燕大，我有一句話，很早就想問你的。

高（有些遲疑）不知道夫人有什麼話要吩咐我？

貞我感覺着，你並不是一位尋常的人。

高（頗有惶惑意，但以笑來掩飾）我是尋常得很呢，夫人。剛才黃媼還責備過我，說我蠢長了四十，幫人都還沒有幫會。

貞就是這一點了。我看你決不會是幫人的人。

高要請夫人不要懷疑，我一向就是幫人的人。只因性情遲鈍，不太機敏，還要請夫人原諒。

貞我看你不必瞞我。我已經觀察了你兩個月，你總是異乎尋常。不過你不說出你的真實，我也不想勉強你，目前在這四處都密佈着刑網，一個世界只是一個大陷阱的時候，你要深藏不露，是很應該的事。但

我希望你要了解我，我和我的志趣自信相同。

高（行拱手鞠躬禮）夫人，你把我看得太高貴了。我真是感激而又非常的慚愧。我自己實在太平常了，什麼事情都做不出，什麼事情也都做不好，我還打算向你請長假呢。

貞 你不必那樣吧，我們總有一天會能够更加互相了解的。

酒客二人由右翼入場，已有七八分醉意。稍後，夏無且由城門走出，年近四十，行至橋上，佇立眺望。

酒客一 得飲酒時且飲酒，管他媽的，這如今我們除嗑酒而外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酒客二 什麼事情好做？你嫌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嗎？多得很啦！老兄！說不定你我明天就會被徵發到咸陽去築宮殿，後天到北地上郡去築長城，你還怕沒有事情給你做！

酒客一 你這傻瓜！我要做人的事，不要做奴隸的事！

二人已步上橋頭。

酒客二 哼，要你才是傻瓜！現在還有什麼人不是奴隸呢？不是奴隸的就只是惡鬼！（挽着夏無且）老兄，

你說是不是啦？（夏無言。）

酒客一 我也不想做奴隸，我也不想做惡鬼，我要做人啦，我要做人。

酒客二 好啦好啦，還是嗑酒的好吧。管他媽的，得飲酒時且飲酒。（向夏）老兄，你也嗑點酒吧，到我們懷

貞酒店去嗑點酒。

夏 好的，我願意奉陪。

三人相扶入酒店。取正中靠後窗處席地而坐。二人讓夏坐中席。

在三人相攜入店之時，一盲叟，白鬚白眉，看來年逾七十，扶竹杖由右翼上。左脅上下抱筑一，其器以半竹爲之，上有銅絲爲絃，其數五，長不及三尺。在店前略作徙倚，再走上橋頭，坐於橋欄上，瞻望酒店。此乃荊軻之友宋意，與高漸離本相識，但因喬裝，爲高所不能辨認。酒店內高漸離與懷貞均慇懃照拂顧客。

酒客一 （向高）我們要點很好的酒，下酒的菜倒可滿不在乎。（回顧夏）尊台，你覺得怎樣？

夏 是的，認真講究嗑酒的人，是不講究吃菜的。菜是什麼都好，鹽碗豆，豆腐乾，炒落花生，是再好也沒有的。

酒客二 （偏過去拍夏肩頭。）哎，真是行家！我們要嗑得一個痛快了。拿上好的酒，上好的酒。

高 是，是，這兒的酒是頂好的。

懷貞與高漸離，運酒菜三份，陳置三人前。

酒客一 （向夏）尊台，我們好像是第一次見面的啦。

夏 是的，我們是第一次見面，這兒我是初到。

酒客二 貴處是？

夏 我本來是定陶的人，後來到秦國去住了很久。

酒客一 請問尊姓大名？

夏 慚愧得很，說出來恐怕你們會見怪。

酒客二 唉，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們是一定要請教的。

夏 我看，倒還是不說的好吧。我們萍水相逢，只要大家高興就行，何必一定要問姓道名呢？

酒客一 有什麼不方便嗎？

酒客二 不方便，倒不好勉強了。

夏 倒也沒有什麼不方便。我本來是打算從今以後就隱姓埋名的，不過我看你們兩位都是很可靠的人，我在這兒倒也不妨說出最後一次吧。

酒客二人 我們是絕對可靠的，請不要懷疑。

夏 說來也真是慚愧。我本來是一位醫生，名字叫夏無且。

衆人均略示詫異。

酒客一 夏無且？秦始皇帝有一位御醫，不就叫夏無且嗎？

夏 實在慚愧得很，就是在下了。

酒客二人 唉嚇！（瞠目吐舌，醉意醒去了一大半。）

高漸離、懷貞，以及橋上之盲叟均同時表示驚愕。

夏 你們諸位請不必吃驚吧。我以前是做過秦始皇帝的御醫的，可是我現在是懺悔了。我要坦白的告訴你們。我昨天已經在他的面前辭了職。所以他到齊郡去，我也不再跟着他去了。我自己實在是後悔得很。我爲什麼竟做了那樣一位暴君的醫生？而且我還做過一件很值得終身痛悔的事啦。（愈說愈帶傷感）這幾年來，我們關東六國的人不算是活受罪嗎？算來也真快，僅僅十年功夫便把關東六國都滅亡了。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三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在這僅僅十年當中，不知道死了好幾百萬的生靈。但是爲的什麼呢？（頓）僅僅爲的一個人想做皇帝吧！一個人做了皇帝，千萬人都做了奴隸。唉，我真是罪過！我以前不知道爲什麼還兢兢業業的關切着那一個人的身體和健康呢？我真真是罪過！

餘人漸漸平復，俱不免爲其說辭所感動。

酒客一 啊，夏先生，你這一番話真使我感動。我要奉敬你先生一杯酒。

酒客二 我們一齊敬吧，一齊敬。

夏 多謝你們，真真的多謝你們。